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九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六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范致虛

呂好問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二年工舍登第靖康元年為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

忠部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謁康王言南京為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即位南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赦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持之則外夷安而諸夏尊苟失其柄則不免兵革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為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即位宜壹明正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者

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駕馭四方紹復大業矣工嘉
之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蓋為陜西制置使棄師誤
國封還貼黄蓋遂罷諫官衛膚敏坐論元祐太后兄子
徙官勝非言以外戚故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二年除
尚書右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
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
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
文行竟死選調章惇子援及持皆髙科並為州縣幕職

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為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猶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令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上自鎮江南幸留勝非經理末幾命為控扼使已而拜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三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

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內侍復用事恣橫諸將不悅於是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鈞甫馬柔吉王世脩謀誣淵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淵分捕中官皆殺之擁兵至行宮門外勝非趨樓上詰專殺之由上親御樓撫諭傅正彥語頗不遜勝非乃從皇太后出諭旨傅等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還告上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

此語可為後圖之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號睿聖宮勝非因請降赦以安傅等又奏母后垂簾須二臣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徒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黄在位事已狼籍矣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那無一人效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

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名人嘗獻策滅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及君矣盍早為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王世修來見勝非諭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世修為工部侍郎傅正彥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以白太后因議恐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以詔示世修曰已從若請矣傅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諭之以

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為質勝非紿傅曰今當啓太后名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為也諸將將至傅等懼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學士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苗傅請以王世修為參議勝非曰世脩已為從官豈可復從軍上既復辟勝

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踈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興元年馬進陷江州侍御史沈與求論九江之陷由勝非赴鎮太緩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二年呂頤浩

薦兼侍讀又薦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
侍御史張璘交章論罷之頤浩力引其入再除兼侍讀
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母憂去起復
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工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
十卷時員外郎江端友請營宗廟議者非之以為國家
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方主和議遂白上營宗廟于
臨安徐俯罷參政勝非薦胡松年侍御史常同劾松年
乃王黼客勝非徙同左史莫儔謫曲江其家蒼頭奴為

勝非治疽而愈奴為傳請得復官姻家劉式嘗言為兵官獲盜勝非不以付部用特旨改官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魏矼亦劾其罪遂罷五年應詔言戰守四事起知湖州引疾歸勝非與秦檜有隙檜得政勝非廢居八年卒謚忠靖勝非張邦昌友壻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既去力薦張浚然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其

狂妄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陜欲重使名以制吴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以此少之及著閑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士第父喪家貧躬耕以贍老幼後為密州司戶參軍以李清臣薦為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入為太府少卿直龍圖閣河北轉運副使升待制徽猷閣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种師道至白溝既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

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為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竭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願博議久長之策徽宗怒命褫職貶官而領職如故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士金人入燕郭藥師劫頤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復以為河北都轉運使以病辭提舉崇福宮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頤浩入見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進戶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頤浩單騎與

韓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順遇黨釋甲降進吏部尚書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名從臣問去留頤浩叩頭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事愈急矣駕幸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苗傅劉正彥為逆逼高宗避位頤浩至江寧奉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

其肯遽遜位于幼沖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頤浩即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頤浩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洶懼頤浩乃檄楊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計窮挾帝繇廣德渡江戒惟忠先為控扼備俄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上言今金人乘戰勝之威羣盜有蠭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

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頤浩曰頤浩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之漕挽幾陷氷霜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即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頤浩發平江傅黨託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

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
臨平苗傅等拒戰頤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
等破賊傅正彦引兵遁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
道聳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頤浩守尚書右僕射
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車駕幸建
康聞金人復入名諸將問移蹕之地頤浩曰金人謀以
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
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

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敗績上曰
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初建炎御營使本以
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
預頤浩在位尤顓恣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為翰林學
士吏部尚書鼎辭且攻頤浩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鎮
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詔以頤浩倡義勤
王故從優禮焉奉化賊將璉乘亂為變劫頤浩寘軍中
高宗以頤浩故赦而招之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

知池州顚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瓌巨師古兵自隸將之鎭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遣師古救江州賊衆鏖戰顚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顚浩乞濟師討李成高宗曰顚浩奮不顧身為國討賊羣臣所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瓌以萬人速往策應顚浩復軍左蠡又得閤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復振命瓌增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矣朝廷命張俊為招討使俊

既至遂敗馬進進遁成以餘衆降劉豫詔以淮南民未
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以頤浩兼宣撫領壽春府除廬
和州無為軍招降趙延壽于分寧得其精鋭五千分隸
諸將張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
帳下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駁頤浩命其將閻皐姚端崔
邦弼列陣以待琪犯皐軍皐力戰端邦弼兩軍夾擊大
破之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

京城乞朝廷舉兵為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諭頤浩秦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為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為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頤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殲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

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頤浩既還欲傾秦檜乃引勝非為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持錄黄不下頤浩持命檢正諸房文字黄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檜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壽林待聘樓炤亦坐論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頤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

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令之精鋭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時盜賊稍息頤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為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頤浩書言綱有大節中外畏服頤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

審量濫賞頤浩時有縱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頤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頤浩連章待罪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頤浩為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改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畧頤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

起頤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頤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宫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八年工將還臨安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頤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頤浩往陜西命中使名赴行在頤浩以老病辭且條陜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名趣赴闕既至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謚忠穆頤浩有膽畧善

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為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頤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頤浩與朱勝非剏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樁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宣和三年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王雲使北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言者非之宗尹罷

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遣同路允迪詣康王勸進建炎

元年李綱拜右僕射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

不報出知舒州言者論宗尹嘗汚僞命責置鄂州既召

為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

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

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

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

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

較之棄地敵人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為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為名軍興聽便宜從事然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輩起於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多不能守其地宗尹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皆釐正之宣靖執政圍城明受偽命之人反

用赦申雪徐秉哲吴幵莫儔等並量移吴敏王孝迪耿
南仲孫覿蔡楙等並叙復侍郎季陵希宗尹意乞詔宰
執於罪累中選眞材實能量付以事沈與求劾陵因及
宗尹宗尹求去上為罷與求宗尹乃復視事初宗尹廷
對詳定官李邦彦特取首寘宗尹乙科宗尹德之贈邦
彦襯文殿大學士樞密院副都承旨闕宗尹擬邢煥藍
公佐辛道宗三人煥戚里公佐管客省道宗不知兵人
以比咎宗尹密院計議官王佾結公佐宗尹請除佾為

宗正丞侍御史張延壽劾之上罷㑺紹興元年二月辛巳日有黑子宗尹以輔政無狀請免上不許魏滂為江東通判諫官言其貪盜官錢滂遂罷李彌𦩉領營田諫官言其媚事朱勔彌𦩉亦罷二人皆宗尹所薦白州守臣晁公為儲峙豐備論者以為擾民宗尹隂佑之會公為妻受囚金事覺上罷公宗尹不自安時明堂覃恩宗尹請舉行討論之事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大夫始宗尹建此議秦檜力賛之及見上意堅反擠

宗尹上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温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智當北敵肆行之衝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是得相位然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諸鎮守鮮能久存者及為政多私屢為議者所詆云

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為太學博士鄒浩以言事斥致虛坐祖送獲罪停官徽宗嗣位召見除左

正言出通判郢州崇寧初以右司諫名道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蔡京建請置講議司引致虛為詳定官議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入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張商英貶通州政和七年復官入為侍讀修國史尋除刑部尚書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昺嘗乘蔡京怒擠之後王寀坐妖言繫獄事連昺論死致虛爭之昺得減竄士論賢之遷尚書右丞進左丞母喪踰年起知東平府改大名府入見時朝

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致虛乞終喪從之免喪知鄧州改河南府中人覘景華苑欲奪故相富弼園宅致虛言弼和戎有大功使朝廷享百年之安乃不保數畝之居邪弼園宅得不取復移鄧州提舉亳州明道宫帝方好老氏致虛希時好營飭道宇賜名鍊眞宫靖康元年名赴闕道除知京兆府時金人圍太原聲震關中致虛修戰守備甚力朝廷命錢蓋節制陜西除致虛陜西宣撫使金人分道

再犯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錢蓋兵十萬至潁昌閩京師破而適西道總管王襄南走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合兵環慶帥臣王似熙河帥臣王倚以兵來會致虛合步騎號二十萬以右武大夫馬昌祐統之命杜常將民兵萬人趨京師夏儆將萬人守陵寢有僧趙宗印者喜談兵席益薦之致虛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致虛以大軍遵陸宗印以舟師趨西京金人破京師遣人持登城不下之詔以止入援之

師致虛斬之初金人守潼關致虛奪之作長城起潼關迄龍門所築僅及肩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至是宗印舟師至三門津致虛使整兵出潼關金守臣高世由謂其帥尼堪曰致虛儒者不知兵遣斥候三千自足殺之致虛軍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羅索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杜常夏淑先遁致虛斬之孫昭遠王似王倚等留

陝府致虚收餘兵入潼關方致虚之鼔行出關也裨將李彦仙曰行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若衆羣聚而出殽澠一蹴於險則皆潰矣致虚不聽遂底于敗高宗即位言者論其逗撓不進徙知鄧州尋加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虚力辭而薦席益李彌大唐重自代詔以重守京兆致虚復知鄧州次年宗印領兵出武關與致虚合會金將尼楚兵壓境致虚遁宗印兵不戰走轉運使劉汲力戰死焉致虚坐落職責授安

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高宗幸建康名復資政殿學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贈銀青光禄大夫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曹時蔡卞為帥欲扳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掾屬扳擢畧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即階顯列矣好問笑不答靖康元年以薦名為左司諫諫議大夫擢御史中丞欽宗諭之曰

卿元祐子孫朕特用卿令天下知朕意所嚮先是徽宗
將内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㡵
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時之利害政之闕失
太上皇詔旨備矣雖使直言之士抗疏論列無以過此
願一一施行之而已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
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載治效邈良由左右
前後不能推廣德意而陛下過於容養臣恐渟厚之德
變為頽靡且令不盡革京貫等所為太平無由可致欽

宗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
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
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湔元符上書獲
譴者章前後疏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
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
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
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此臣所深
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

攻畧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眞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

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帝再幸金營好問實從帝既留遺好問還慰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為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

為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眞兵威耳女眞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俠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行舊職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幵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

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即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無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

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將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貝勒統之可也好問曰貝勒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丞相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

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白書具道京師内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懇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賫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宫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揆中弸中用中忱中孫祖讓祖儉

本中祖讓祖儉別有傳

論曰朱勝非呂頤浩䖏苗劉之變或巽用其智或震奮其威其於復辟討賊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綱趙鼎當世之所謂賢者而勝非頤浩視之若氷炭然其中之所存果何如哉范宗尹忍於汙張邦昌之偽命而誣李綱以震主之威何其繆於是非也范致虛佞附權臣大誼已失其總勤王之師輕而寡謀以底于敗宜哉若呂好問處艱難之際其跡與宗尹同而屈已就事以覬興復

亦若勝非之處苗劉其心有足亮云

宋史卷三百六十二

謹案卷三百六十一第五頁前七行置幕府於秦川刊本幕訛募今改

第十七頁前四行索四郡及歲幣刊本幣訛弊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二行以疾乞祠刊本祠訛嗣據監本改

卷三百六十二第十頁前八行朝廷命張俊為招討使刊本俊訛浚按張俊傳有為招討使敗馬

進事令改

第十七頁後五行命杜常將民兵萬人趨京師夏

假將萬人守陵寢刊本民下脫兵字寢下衍兵

字據監本增刪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留一孛堇統之可也刊本留

訛劉孛訛勃據續綱目改

第二十三頁後六行而誣李綱以震主之威刊本

威訛畏據范宗尹傳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徐大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六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九十一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六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李光子孟傳　許翰　許景衡　張慤

張所　陳禾　蔣猷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髙稱曰吾兒

雲間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賻者悉辭

之及葬禮皆中節服除遊太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
開化令有政聲名赴都堂審察時宰不悅處以監當改
秩知平江府常熟縣朱勔父沖倚勢暴横光械治其家
僮沖愬風部使者移令吳江光不為屈改京東西學事
司管勾文字劉安世居南京光以師禮見之安世告以
所聞於温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光欣然領會除太
常博士遷司封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
聽從無諫諍之説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為妖

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安世聞光以論事貽
貽書偉之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伺于水驛
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别除司
勳員外郎遷符寶郎郭藥師叛光知徽宗有内禪意因
納符謂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為皆咈衆心今日之
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矍然不敢為異欽宗受禪
擢右司諫上皇東幸憸人間兩宫光請集議奉迎典禮
又奏東南財用盡於朱勔西北財用困於李彦天下根

本之財竭於蔡京王黼名為應奉實入私室公家無半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計與戸部量一歲之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核使利源歸一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祖宗百戰得之一旦舉以與敵何以為國望詔大臣別議攻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强壯策應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廟堂光又言祖宗規摹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

主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蔡攸欲以扈衛上皇行宮因緣入都光奏攸若果入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屬車之塵臣坐不預言之罪望早黜責時已葺擷景園為寧德宮而太上皇后乃欲入居禁中光奏禁中者天子之宮正使陛下欲便溫凊奉迎入內亦當躬禀上皇下有司討論典禮乃下光章使兩宮臣奏

知於是太上皇后居寧德宫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二人罪同罰異士論紛然光請付理寺公行之太原圍急奏乞就委折彦質盡起晉絳磁隰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為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援女真刼質親王以三鎮為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又言朱勔託應奉脅制州縣田園第宅富擬王室乞擇清強官置司追攝勔父子及奉

承監司守令如胡直孺盧宗原陸寘王仲閔趙霖宋晦等根勘驅磨計資没入其強奪編户産業者還之李會李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擢迭爲臺官禁不發一語金人圍城與白時中李邦彦專主避敵割地之謀時中邦彦坐是落職而會擢反被召用復預諫諍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丐外亦不報彗出寅艮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國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國也

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即位擢秘書少監除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時范瓊將過軍光先入視事瓊至則開門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譁者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藉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甃城止為十地分分巡内外晝則自便夜則守城有警則戰苗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譙言

不便及守城之日贍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内安撫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杜充以建康降金人奪馬家渡御營統制王瓊王珉素不相能至是擁潰兵砦城外索鬬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讐之義皆感悟解去時奔將散卒至者光悉厚貲給遣有水軍叛于繁昌逼宣境即遣兵援擊出賊不意遂宵遁進右文殿修撰光奏金人雖深入江浙然違天時地利臣已移文劉光世領大兵赴州併力攻討乞速遣委宣撫使周望約日水

陸並進潰將卲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邑閒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他日舟過繁昌或紿之曰宣境也乃掠北岸而去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纜竹木為浮梁以濟須臾軍傅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即反墜不能傷取桱

木為橦竿倚女墻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率赤心隊直擣其砦賊陽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戚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廵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傅矢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為備而援師至矣嘗寘匕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匕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除𡻕猷閣待制知臨安府紹興元年正月除知洪州固辭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除知婺州甫至郡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為己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制惴惴焉日為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兾兖豫司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歴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敵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

浙為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碙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之塲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有詔金人深入諸郡守臣相度或守或避令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遁

也願追寢前詔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乇諸軍兼户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撙節不擾而辦奏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感方以管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為盜某為守分當相直今俱為臣子當共勉力忠義勿以前事為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擾亂百姓失業為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儻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效慕以次就

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
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
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
禀成筭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
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為宣撫使時
太平州卒陸德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畧盡擒其黨
秦檜既罷呂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
指光為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除顯

謨閣直學士移守平江除禮部尚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而起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内駐蹕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選臺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為楊么相挻而起朝廷發大兵誅討殺戮過當令諸路旱荒流丐満路盜賊出入宜選良吏招懐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贓恤流殍議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已謂椿辦若干錢行若干交子

此議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異時不免欺百姓也若已樁辦見錢則目今所行錢關子已是通快何至紛紛其工部鑄到交子務銅印臣未敢給降除端明殿學士守台州俄改温州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光言覘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遠来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數月彼食盡則勝筭在我矣除江西安撫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籍光名

鎮壓上意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隳敵人姦計蹈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為自治之計既而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金人窓謀難測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為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語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明日光丐去高宗曰卿昨面叱秦檜

舉措如古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留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十一年冬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瓊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撰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又三年始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

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謚莊簡

孟傳字文授光幼子也光南遷之日才六歲以光遺表恩累官至太府丞韓侂胄願見之孟傳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不敢聞也由是出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有磐溪詩二十卷文藁三十卷宏辭類藁十卷左氏說十卷讀史十卷雜誌十卷博學多聞持身甚嚴時推能世其家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三年進士第宣和七

年名為給事中為書抵時相謂百姓困弊起為盜賊天下有危亡之憂願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傅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興大役傳坐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時金人攻京師甫退翰造闕即日賜對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上疏言邊事因陳决勝之策張邦昌為太宰翰上疏力爭之种師道罷為中太一宮使翰言師道名將沉

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
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
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吕望以来用老将
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
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
維可服不然将来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
之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
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宫

高宗即位用李綱薦名復延康殿學士既至拜尚書右
丞兼權門下侍郎時建炎大變之後河北山東大盜李
成孔彥舟等聚衆各數十萬皆以勤王為名願得張所
為帥所為御史嘗論黄潛善姦邪不可用由此得罪李
綱為相乃以所為河北等路招撫使率成等衆渡河號
名諸路為興復計潛善力沮之宗澤論車駕不宜南幸
宜還京師且詆潛善等潛善等請罷澤翰極論以為不
可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

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未許時潛善奏誅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争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辭不至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禄大夫翰通經術正直不撓歴事三朝致位政府徒以黼攸潛善輩薰蕕異味横遭口語志卒不展綱雖力引之不旋踵去翰亦斥逐而死所著書有論語觧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六年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虚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為河東北宣撫使將北伐景衡論其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睦寇平江浙郡縣残燬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鹽之法當

以食之衆寡為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户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江東路榷免茶鹽比較賦平日仍舊朝廷旣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員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夤緣僥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會知洋州吳巖夫以私

書抵執政子道景衡之賢因從子壻符寶郎周離亨以達離亨繆以其書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即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遷中書舍人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為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即至除御史中丞宗澤為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事卓然過人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臣以為去

冬京城内有赤心為國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較其小短不顧盡忠狥國之節則不恕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别遣留守不識搢紳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賞罰倒置莫此為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潛善伯彦以景衡異己共排沮之或言正

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還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高宗以問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一之有初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為上南陽次之建康為下綱旣相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為中丞奏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潛善等傾綱使去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諜報金人攻河陽泥水景衡又奏請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瓜州得暍疾及京口卒

年五十七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建炎初李綱議幸南陽宗澤請還京景衡乃請幸建康黄潛善等素惡其異已暨車駕駐揚州怵於傳聞不得已下還京之詔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斥逐而死既沒高宗思之曰朕自即位以来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詔賜景衡家溫州官舍一區

張慤字誠伯河間樂壽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累遷龍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高宗為兵馬大元帥募諸道

兵勤王愬飛輓踵道建議即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閡匄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愬初聞二帝北行率副總管顏岐等三上牋勸進最後愬上書極論中原不可一日無君高宗為之感悟建炎改元為戶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痛雪其恥以報國家之仇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

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為法精詳前此論民兵者莫及也詔集為書行之遷尚書左丞官至中書侍郎懿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謚忠穆上每念之謂懿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歷官為監察御史高宗即位遣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

無不扼擘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謂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將相之賢不肖不在乎都之遷不遷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㑹所言黄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乃罷所御史改兵部郎中尋責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欲薦所經畧兩河以其嘗言潛善故難之一日與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收拭

用之使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不亦善乎潛善許諾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賜内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爲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見條上利害上賜五品服遣行命直祕閣王圭爲宣撫司參謀官佐之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黄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言張所今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

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耶時方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理益謙小臣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折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方招来豪傑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朝廷以王圭代之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卒於貶所子宗本以岳

飛奏補官

陳禾字秀實明州鄞縣人舉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時方以傳注記問為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契旨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綖鑄錢獄連及士大夫甚衆禾奏免孝壽京子儵為太常少卿何執中婿蔡芝為將作監皆疏其罪罷之天下久平武備寛弛東南尤甚禾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為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

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
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禾曰此國家安
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
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
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
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陟明天子大權柰
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
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

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内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愬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瓘歸自嶺外居于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彚從學後正彚告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經臣泣其獄檄禾取證禾荅

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
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遇
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尋遭内艱服除知秀州王
黼新得政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
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為壽春府教授禾侍兄
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怒歸
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知舒州命
下而卒贈中大夫謚文介禾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

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蔣猷字仲遠潤州金壇縣人舉進士政和四年拜御史

中丞兼侍讀有直聲嘗論士風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

宰執風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為愚共嗤笑之此風不

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倡和畧無所可否非論道獻

替之禮内侍省不隷臺察紊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節

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内侍

省且詔自今無得覬圖節鉞又疏孟昌齡徐鑄等姦狀

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七年知貢舉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明年請祠歸宣和末召為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淮陰且特詔貶童貫猷奏貫得罪天下願黜遠之太上以為然亟令宣詔趣貫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尚書累官正議大夫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特進

論曰夫拯溺捄焚之際必以任人為急靖康建炎之禍

變亦甚於焚溺矣當時非乏人才也然而國耻卒不能雪者豈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歟夫以李光之才識高明所至有聲許翰許景衡之論議剴切張慤之善理財張所之習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儁也是數臣者使其言聽計從不為讒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然或斥遠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世之治亂安危雖非人力所為君子於此則不能無咎於時君之失政焉蔣猷歷仕五朝當建炎初避地而終則無足稱也陳禾

引裾盡言有古諫臣之風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
後乃加褒謚云

宋史卷三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九十二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韓世忠 子彥直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絶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己毆之年十八以敢勇應

募鄉州隷赤籍挽强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陴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既而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率精鋭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世忠獨部敢死士殊死鬬敵少却顧一騎士鋭甚問俘者曰監軍駙馬兀𠃰也躍馬斬之敵衆大潰經畧司上其功童貫董邉事疑有所增飾止補一資衆弗平從劉延慶築天降山砦為敵所據世忠夜登城斬二級割護城

甑以獻繼遇敵佛口砦又斬數級始補進義副尉至藏
底河斬三級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
調兵四方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
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
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賊敗而遁淵歎曰眞萬人敵也盡
以所隨白金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
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為三
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

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為己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藕格等五十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即命艤河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斬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

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賊蠭起世忠從王
淵梁方平討捕禽戮殆盡積功轉武節郎欽宗即位從
梁方平屯濬州金人壓境方平備不嚴金人迫而遁王
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
還欽宗聞名對便殿詢方平失律狀條奏甚悉轉武節
大夫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
司辟選鋒軍統制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副使李彌
大斬之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

東復擾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為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迫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詔入朝授

正任單州團練使屯滹沱河時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益急糧盡援絶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國来者始知金帥是日被創死故衆不能支還嘉州防禦使還大名趙野辟為前軍統制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人心恟懼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却翌日金將率衆數萬至時世忠麾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

其大將遂大潰康王即皇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為左軍統制是歲命王淵張俊討陳州叛兵劉光世討黎驛叛兵喬仲福討京東賊李昱世忠討單州賊魚臺世忠已破魚臺又擊黎驛叛兵敗之皆斬以獻於是羣盜悉平入備宿衛而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司宗澤收而用之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時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

心危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李民衆十萬亦降比至有反覆狀王淵遣世忠諭旨世忠知其黨劉彥異議即先斬彥毆平民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斬之事定授京西等路捉殺内外盜賊金人再攻河南翟進合世忠兵夜襲悟室營不克反為所敗會丁進失期陳思恭先遁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還汴詰一軍之先退者皆斬左右懼進由是與世忠有隙尋以叛誅名世忠還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淮陽會

山東兵拒敵尼堪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沭陽閤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之三年帝召諸將議移蹕張俊辛企宗請往湖南世忠曰淮浙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閩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淮江當留兵為守車駕當分兵為衛約十萬人分半扈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防守無患乎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

即縣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彦反張浚等在平江議討
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
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
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即進兵
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轓甘
言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俊慮世忠兵少
以劉寳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
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彦聞世忠

来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至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為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為傅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紿傅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

山阻河為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合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靣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

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以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彦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為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俘来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烏珠將入侵帝召諸將

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鎭江旣而烏珠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鎭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烏珠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鎭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謂輔臣曰比呂頤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會上元節

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烏珠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達喇在濰州遣貝勒太一趨淮東以援烏珠世忠與二將相持黄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貝勒軍江北烏珠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

一舟沉之烏珠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烏珠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欲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烏珠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

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絶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烏珠也是役也烏珠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凡六賜札褒奬甚寵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建安范汝為反辛企

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為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劒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叵測五日城破汝為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狥禽其謀主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疆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

辛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别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将何以加賜黄金器皿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郴邵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将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濵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

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
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
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
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
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
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
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
授太尉賜帶笏仍勑樞密以功頒示内外諸將師還建

康置背嵬軍皆勇鷙絶倫者九月為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泗州時聞李横進師討偽齊議遣大将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千副銀二萬兩帛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為半嵗之用命戸部侍郎姚舜明詣泗州總領錢粮倉部郎官遜逸如平江府常秀饒州督發軍食李横兵敗還鎮世忠不果渡江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嵗金

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
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
為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髙郵候金步卒親提
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
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
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眎吾鞭所嚮於
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
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埒貝

勒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别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胷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鵶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親

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来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厥功不細帝曰第優賞之於是部將董旼陳桷解元呼延通等皆峻擢有差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時撻辣屯泗州烏珠屯竹塾鎮為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且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烏珠夜引軍還劉麟

劉猊棄輜重遁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輙為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即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

延通與金将雅哈貝勒搏戰扼其吭而禽之乘鋭掩擊
金人敗去既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
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烏珠與劉猊皆至世忠求援於
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
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
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袭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
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月除京
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

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邊報急劉光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督張浚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是世忠引兵渡淮與金將額哩葉力戰劉猊將寇淮東為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為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

附為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又言王倫藍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為後證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率優詔褒荅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之来以詔諭為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

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九年授少師十年金人敗盟烏珠率薩里罕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来救世忠迎擊於泇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内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

討使十一年烏珠耻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既而金敗於柘臯復圍濠州世忠受詔救濠以舟師至招信縣夜以騎兵擊金人於聞賢驛敗之金人攻濠州五日而破破三日世忠至楊沂中軍已南奔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泝流将劫之金人伐木塞赤龍洲扼其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将權四月拜樞密使

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世忠既不以和議為然為檜所抑及魏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不許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十月罷為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二年改潭國公顯

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十三年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八月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朝追封蘄王謚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初得疾勑尚醫視療將吏卧内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邪及死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戇直勇

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究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攖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狥檜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賜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絶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鍪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

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奬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卧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凉居士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古戸部尚書

彥直字子温生期年以父任補右承奉郎尋直祕閣六歲從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丱角之

繻傳其首賜金器筆研監書鞍馬年十二賜三品服紹興十七年中兩浙轉運司試明年登進士第調太社令二十一年世忠薨服除秦檜素銜世忠不附和議出彥直為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檜死拜光禄寺丞二十九年遷屯田員外郎兼權右曹郎官工部侍郎張浚都督江淮軍馬檄權計議軍事督府罷奉祠乾道二年遷户部郎官主管左曹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會大軍倉給糧徑乘小輿往察之給米不如數捕吏寘于理初代

者以之興罷交承為緡錢僅二十萬明年奏計乃四倍且以其贏獻諸朝帝嘉之拜司農少卿進直龍圖閣江西轉運兼權知江州時朝廷還岳飛家貲產多在九江歲久業數易主吏緣為姦彥直搜剔隱匿盡還岳氏復為司農少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尋兼發運副使會時相不樂容啓換武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七年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奏軍中六事乞備器械增戰馬草濫賞厲奇功選勇畧

充親隨等朝廷多從之先是軍中騎兵多不能步戰彦
直命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雖統制官亦令以身帥
之人人習於勞苦馳騁如飛事聞詔令三衙江上諸軍
做行之八年匄歸文班乃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
制知台州匄祠養親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進對言頃自
岳飛為帥身居鄂渚遥領荆襄田師中繼之始分鄂渚
為二軍乞復舊又乞併京西湖北轉運為一司分官置
司襄陽可一事體帝善之遷刑部侍郎明年兼工部侍

郎同列議大辟三鞫之弗承宜令以衆證就刑欲修立

為令彦直持不可白丞相梁克家曰若是則善類被誣

必多冤獄且笞杖之刑猶引伏方决况人命至重乎議

卒格以議奪吳名世改正過名不當降兩官會當遣使

于金在廷相顧莫肯先帝親擇以往聞命慨然就道方

入境金使富察問接國書事論難往復數十富察理屈

因笑曰尚書能力為主既至幾罹禍者數守節不屈金

卒禮遣之帝嘉歎遷吏部侍郎尋權工部尚書復中大

夫改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方控辭以言罷提舉太平興國宮尋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知濕州首捕巨猾王永年窮治之杖徙他州奏免民間積逋以郡餘財代輸之然以累欠内務坊場錢不發鎸一官海寇出沒大洋劫掠勢甚張彦直授將領土豪等方畧不旬日生禽賊首海盜為清樞密奏功進敷文閣學士以弟彦質為兩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府匄祠奉親差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也入對乞搜訪靖康以來死

節之士以勸忠義又上薦舉乞選人已經關升實歷六考無贓私罪犯者雜試以經術法律限其員額定其高下俾孤寒者得以自達定為改官之制又乞令州郡守臣任滿日開具本州實在財賦數目具公移與交代者并達臺省庶可覈實以戢姦弊帝悉嘉納淳熙十年夏旱應詔言邇者濫刑為致旱之由明年入對論三衙皆所以拱扆宸居而司馬乃遠在數百里外乞令歸司久之再為戶部尚書會歲旱乞廣糴為先備又乞追敗部

曲曾誣陷岳飛者以慰忠魂以言降充敷文閣學士帝追感世忠元勲遣使諭彦直且謂彦直有才力言者誣之彦直感泣奏謝尋提舉萬壽觀有疾帝賜之藥進顯謨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嘗摭宋朝事分為類目名水心鏡為書百六十七卷禮部尚書尤袤修國史白于朝下取是書以進光宗覽之稱善進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轉光祿大夫致仕卒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賜銀絹九百爵至蘄春郡公

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宋靖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畧忠義如韓世忠而為将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烏珠渡江惟世忠與之對陣以閒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揺世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髙宗惟姦檜之言是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将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不善用惜哉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

謹案卷三百六十四第七頁前七行尚留朕肘腋

刋本肘訛尉據續綱目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王應璧